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

入話：六萬餘言七幅裝，無邊妙義廣含藏。  
白玉齒邊流舍利，紅蓮舌上放毫光。  
喉中甘露涓涓滴，灌頂醍醐滴滴涼。  
假饒造罪如山嶽，只須妙法兩三行。

卻才白過這八句詩，是大宋皇帝第四帝仁宗皇帝做的，單做著贊一部《大乘妙法蓮花經》，極有功德。為何說他？自家今日說個女娘子而誦《蓮經》得成正果。

這女娘子的父親，姓張字元善。母王氏。夫妻二人，無一男半女。原是襄陽人氏，家傳做花為生，流寓在湖南潭州，開個花鋪。平日好善，只好看經念佛，齋僧佈施。二人心中常常不樂，自思量：「傍中年之壽，不曾生一男半女，如何是了？」每日在門前坐地，只見一個婆婆，雙目不明，年紀七旬之上，頭如堆雪，朗朗之聲，背誦念一部《蓮經》，如瓶注水。張待詔道：「我夫妻兩個如今四旬之上。無男無女、正好修善。如何得他教我看此卷《蓮經》則個？看他許大年紀，在街頭吃化，想他也無男無女了。」

如此，這日叫婆婆來門前，張待詔娘子盛一碗飯，一碗羹，齋這無眼婆婆，遂問道：「婆婆，你多少年紀？」婆婆道：「老拙七十五歲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在那住？家中有甚人管顧你？你眼見也不見？」婆婆道：「老拙無個男子女，在百廝求院子裡住。兩目青盲，略見些兒，每日出來看經吃化。自四十歲無了丈夫，五十歲壞了眼，平日只愛看經。到今看五十餘年經了，因此背誦如水。」說罷，王氏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婆婆是這般健便好，倘有些病痛，何人伏侍你？忽一日歲壽終，誰來斷送你？我有一句話與你說，不知你肯否？」婆婆道：「不知媽媽有甚說話？」王氏道：「自從今日起，你搬來我家住，每日只在我家吃飯。量你一個老人家吃「得多少？你便教我看這部《妙法蓮花經》。教得我時，無甚相謝你，待你百年之後壽終，我夫妻二人與你帶孝，如母親一般斷送。你意下如何？」婆婆聽了，滿面笑容，道是：「婆子那裡得這般福分！若教看經，甚是容易，豈敢指望相謝！但得媽媽收留，實是萬幸！」張待詔娘子聽說了，大喜，便交婆婆歸去，百廝求院子內收拾了粗衣破衫便來。

婆婆去不多時，來到張待詔家裡住，當下王氏便燒湯與他洗浴，換了幾件潔淨衣服與他著，別折一個房交他住臥。每日搬茶搬飯與他吃。早晚之間燒一炷香，一隻桌兒上安著經，共婆婆對坐了同看。王氏從來卻識字，看著經本讀，婆婆背念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不剛一日，教得夫妻二人每日看念，如瓶注水。王氏每伏侍婆婆，並無怨心。

自此，一住三年有餘。忽然間，婆婆看著王氏道：「婆子在此蒿惱三年，今晚去也！」王氏聽得，大驚道：「婆婆，你在我家，我夫妻二人不曾何甚言語！你從來說道無親無故，你卻那裡去？」婆婆笑道：「借你肚皮裡安身則個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我卻道只個，原來婆婆取笑耍。」當下只是取笑過，各自去睡。次日侵早，王氏笑道：「婆婆如何不起？」逕到房前，推開房門，只見婆婆端然坐化於牀上。王氏大驚，出門外和丈夫商議。只得買個龕子盛了，留了七日，做些功果與他。以畢，抬將出來，眾鄰相送，至山林邊燒化了。第三日，收拾骨殖葬了，不在話下。

王氏自從沒眼婆婆死後，便覺腹中有孕，漸漸腹大。看看十月滿足，忽日傍三更時分，肚內陣陣疼來。張待詔去神前燒香點燭禱告：「不在是男是女，保護快生快養。」僱個婦人伏侍了。張待詔許下願心，拜告神明，覺自己困倦，便去牀邊略合眼，只見白頭婆子從外面笑將入來，便望房裡去，張待詔隨後跟入來，被門檻一絆，一交驚將覺來，卻是夢裡，聽得鼓打三更，自思量道：「怪哉！我道明白的事，卻是夢裡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聽得呀呀地小兒哭響，連忙看時，已自妻子分娩了。又得快僱來的婦人伏侍。張待詔見是個女兒，卻和那沒眼婆婆一般相似。當下，張待詔甚是喜歡。當日過了，第三日，做了三朝。看看滿月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漸漸長成。一周取名，思量婆婆的看經事，取名蓮女。又早七年之期，這女子件件聰明，見經識經，見書識書，鄰近又有一個學堂，教此女子入學讀書，不過一年，經史皆通。其實奇異。父母錯如珠玉。夫妻二人，每日齋僧佈施，隨喜看經，在家做些花朵。只聽得街坊人熱鬧，又聽得鼓鈸聲喧，張待詔出門問：「做甚麼鼓鈸響？」有人道：「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引眾僧來抄化齋糧，因此鬧熱。」不在話下。

且說蓮女在學堂內讀書，聽得鼓鈸響，走出學堂看。一看，見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坐在轎上，與眾僧沿街抄化披疏，只見蓮女猛然搶上前來，用手扯住惠光禪師，學人啟問：「堂頭大和尚，我有一轉語，敢問和尚則個。」道：「龍女八歲，獻寶珠，得成佛道；奴今七歲，無寶珠，得成佛否？」蓮女道罷，只見惠光禪師不慌不忙，便道：「何不投院子裡來，此處又無法座？」蓮女道：「我不理會得，只還我問頭來。」以手扯住長老衣服，扯下轎來，扯得長老團團的轉。

滿街人都嚷起來，驚動張待詔。正與妻在門前做生活，聽得人嚷，走出街上打一看，只見有人說道：「待詔，你的女兒有些瘋了，扯住和尚，向他討甚麼問頭，故此作嚷。」待詔見說，連忙走去，分開人眾打一看，果是女兒扯住長老，急忙便道：「我女兒有些瘋，看我面，莫要責他！」一頭說，抱了女兒便走回家。當下眾人都散了，長老上了轎，於路抄化去了。

且說蓮女，爺抱回家，娘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女兒，下次休得如此，被人恥笑！」似此之後，又過三五口，忽然不見蓮女。諸處無尋處。原來蓮女在學堂裡聽得法鼓，卻是能仁寺長老講經說法，一逕走入寺中，一看，果然長老升座說法。蓮女分開人眾，直到法座下，高聲問曰：「龍女八歲，獻寶珠，得成佛道，奴今七歲，無寶珠，得成佛否？」蓮女道罷，長老不答，乃手劃一個圓象，言曰：「你還見麼？」蓮女見了，正欲再問，只見：「張待詔，你女兒又去能仁寺問長老。」連忙趕去，抱了便走回家，道：「你如今瘋了，被人笑恥。」

自此之後，年去月來，再不交女兒入學，每日只在家做些花賣，做生活了過。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年去月來，看看長成十六歲，生得端妍妙貌，有十分顏色。忽然時遇元宵，家家點放花燈，不拘男子婦人，都上街看燈。不在話下。

當日正是正月十五元宵，鄰近有幾家老成的婦人相呼相喚看燈，因此叫女兒同去。於是眾簇著，迤邐長街游看。真個好燈！怎見得：

笙簫盈耳，絲竹括街。九衢燈火燦樓台，三市綺羅盈巷陌。花燈萬盞，只疑吹下滿天星；仕女雙攜，錯認降凡王母隊。燈下往來翠女，歌中相鬥綺羅人。幾多駿騎嘶明月，無限香車碾暗塵。

當下，蓮女和街坊婦人女子往來觀看花燈，來到能仁寺前紮個龍山，點放諸般異樣燈火，山門大開，看燈者不分男女，挨出擁入。蓮女見，也不顧街坊婦女，挨將入去看燈。真個好燈：三門兩廊，有萬盞花燈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蓮女和眾人相挨，失了街坊婦女。婦女不見了蓮女，卻走到觀音堂前，只見兩個和尚鋪著白藍，抄化錢買燈油。蓮女挨向前，看著和尚道：「和尚！和尚！我問你：能仁寺中許多燈，那一碗最明？」和尚見問得蹊蹺，便回言道：「佛殿上燈最明。」蓮女又問曰：「佛燈在佛前；心燈在何處？」道罷，和尚答不出來，只叫：「卻非！卻非！」被蓮女搶上前，去和尚頭上削兩個栗暴，削得火光送贊。和尚摔了頭叫苦：「呀！呀！這小娘子到好硬手！我不曾相犯你，你如何便打我？」蓮女道：「還我問頭來！」

和尚都波了去告長老。蓮女又到佛殿上，見兩個和尚在那裡，便兩隻手扯住，問道：「能仁寺許多燈，那一碗最明？」那和尚猛可地乞他猝住，連忙應他：「只有佛殿上燈最明。」蓮女又問道：「佛燈在佛前；心燈在何處？」蓮女道罷，和尚答不來，只叫：「卻非！卻非！」被蓮女搶上前去。和尚道：「我不理會得。」蓮女道：「你不理會得，要你如何？」放了一隻手，看著和尚臉上只一拍，打個大耳光。

和尚被打，去告長老。長老聽得道：「不須你們說，我自知了。這魔頭又來了惱我！」連忙叫侍者擂鼓升法座。又有那好事多口的道：「小娘子！長老升法座，你可去問他。」

蓮女見說，一氣走來法座下，眾僧都隨著。惠光禪師坐在法堂上，年紀高人，十分精神，端的是羅漢聖僧。怎見得：

雙眉垂雪，碧眼橫波。衣披六幅烈火蛟綃，柱杖九環錫杖。霜姿古貌，有如南極老人星；鶴骨松形，好似西方長壽佛。料應元寂光中客，定是楞嚴會上人。

惠光長老坐定，用慧眼一觀，見蓮女走到法座下，合掌卻欲要問。長老不等他開口，便厲聲叫曰：「且住！你受我四句偈言：衲僧不用看他燈，自有靈先一點明。

今日對君親說破，塵塵剎剎放光明。」

道罷，蓮子聽了，便答四句：

「十方做個燈球子，大地將為蠟燭台。

今日我師親答問，不知那個眼睛開？」

道罷，又曰：「你還我燈麼？」長老答曰：「照天照地，天地俱明。」

蓮女又問曰：「照一席大眾也無？能令眾人明否？」長老答曰：「著！然，然，然！」蓮女又問道：「照見幾個？」長老答曰：「照見一個、半個。」蓮女問曰：「一個是誰？半個是誰？」長老道：「一個是我，半個是你。」蓮女曰：「借吾師法座來，與你講法。」長老曰：「且去尋個漢子來還債。」道罷，蓮女遮紅了臉。眾人都和起來。有等不省得的，便罵道：「這和尚許大年紀，說這等的話！」有一等曉得的，便道：「是禪機，人皆不知。」正如此說，只見同來的婦人、女子入法堂來，尋見了蓮女，領了，道：「何處不覓到！若是不見你時，交我們回去怎的見你爹娘？」說罷，眾婦女簇擁出來。卻不說寺中之事，各人叫了「安置」，散了。這日之後，蓮女只在門前做生活，若有人來買花，便去賣，再不閒管。

這蓮女漸漸生長得堪描堪畫。從來道：「女大十八變。」這女娘子方年一十七歲，變得大有顏色，張待詔點一鋪茶請街坊吃，與女兒上頭。上頭之後，越覺生得好。怎見得：

精神瀟灑，容顏方二八之期，體態妖嬈，嬌豔有十分之美。鳳鞋穩步，行苔徑，襯雙足金蓮；玉腕輕抬，分花陰，露十枝春筍。勝如仙子下凡間，不若嫦娥離月殿。

這蓮女年一十七歲，長得如花似玉，每日只在門前賣花，閒便做生活。

街坊有個人家，姓李，在潭州府裡做提控，人都稱他做押錄。卻有個兒子，且是聰明俊俏，人都叫他做李小官人。見這蓮女在門前賣花，每日看在眼裡，心雖動，只沒理會處。年方一十八歲，未曾婚娶，每日只在蓮女門前走來走去。有時與他買花，買花不論價，一買一成。或時去閒坐地，看做生活，假托熟，問東問西，用言撩撥他。不只一日。李小官思思想想，沒做奈何，廢寢忘食，也不敢和父母說，因此害出一樣證候，叫做「相思病」。看看的慳慳黃瘦了，不間便有幾聲咳嗽。每日要見這蓮女，沒來由，只是買花。買花多了，沒安處，插得房中滿壁都是花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看看病深，著了牀不能起。父母見了心慌，使病人醫調治服藥，不能痊可。

你道這病怕人？乃是情色相牽。若兩邊皆有意，不能完聚者，都要害倒了，方是謂之「相思病」；若女子無心，男子執迷了害的，不叫做「相思病」，喚做「骨槽風」。今日李小官卻害了此病，正是沒奈何處。如何見得這病怕人？曾有一隻詞兒說得好。正是：

四百四病人可守，惟有相思難受。不疼不痛惱人腸，漸漸的交人瘦。愁怕花前月下，最苦是黃昏時候，心頭一陣癢將來，便添得幾聲咳嗽。

且說李小官想這蓮女害得著了牀，父母慌了，有媽媽來看他，只見房裡滿壁的花，都插著異樣奇花，也不曉他意，又不好問他：思量半晌，便問他道：「原何有這許多花朵？」小官言道：「媽媽，你不知，我買來供奉和合、利市哥哥的。」娘道：「你是胡說！便做供養，也不消得許多，必有緣故。你有甚麼事，實對我說。」小官只不肯說，別了麵皮朝裡壁睡了。媽媽只得出來，與丈夫商量，便叫奶子來，吩咐：「你去房裡款曲，可問他是何原故。」奶子道：「不消吩咐，我自有個道理，哄漏其情回覆。」

奶子說罷，便入房裡來，將藥遞與小官吃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官人這病蹊蹊，你實對我說，我自有個道理方便你處。你不要瞞我，這病思量老婆了，氣血不和，以致害得如此。」那小官見說，道：「奶子莫笑我，實不相瞞你，我有一件事，只是難說。」奶子道：「說不妨，此間別無一人。」小官人道：「只為一個冤家，惱得我過活不得。」奶子道：「又是苦呀！卻是甚麼冤家？莫不是負命欠錢的冤家？」小官人過：「不是這個，都只為我們隔壁，過三五家，張待詔有個做花的女兒叫做蓮女，十分中我意，因他引動我心，使我神魂蕩漾，廢寢忘食，日夜思之。你不見我房裡插滿花枝？因此上起。」奶子聽了，呵呵大笑，道：「有何難哉！我與員外、媽媽商量的，完成此事，這一段姻緣。」道罷，出房來堂前，見了押錄媽媽，把件事說了一遍。李押錄道：「媽媽，如何是好？他是做花的手藝人，我是押錄，不是門當戶對。」媽媽道：「要孩兒好，只得將高就低。倘若不依他，孩兒有些失所，悔之晚矣！」

李押錄見媽媽說，只得將就應允了，便請兩個官媒來，商議道：「你兩個與我去做花的張待詔家議親。」二人道：「領鈞旨！」便去。走到隔壁張待詔家，與他相見了，便道：「我兩個是喜蟲兒，特來討茶吃，賀喜事。」張待詔道：「多蒙顧管，且請坐，吃茶罷！」便問：「誰家小官人？」二人道：「隔壁李押錄小官人。」張待詔道：「只是家寒，小女難以攀陪。」二人道：「不妨。」張待詔道：「只憑二位。」二人道：「他不謙你家。你若成得這親事，他養你家一世，不用憂柴憂米了。」夫妻二人見說甚喜，就應允了。兩個媒婆別了出門，回報李押錄。押錄見回覆肯了，大喜，隨擇一日下財納禮，奠雁傳書，選嫁吉日成親，小官人見應承之後，百病皆散，將息復舊，唇紅齒白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是半年之上日期。李押錄著兩個媒人到張宅說親：「近新冬日子，十五日好。」這張待詔有一般做花的相識，都來與女兒添房，大家做些異樣羅帛花朵，插在轎上左右前後：「也見得我花裡行肆！」不在話下。到當日，李押錄使人將轎子來。眾相識把異樣花朵，插得轎子滿紅。因此，至今留傳「花燈轎兒」。今人家做親皆因此起。

當時轎子到門前，眾人妝裹得錦上添花，請蓮女上轎，抬到李宅門前歇了。司公茶酒傳會，排列香案。時辰到了，司公念攔門詩賦，口中道：「腳下慢行！腳下慢行！請新人下轎！」遂念詩曰：

喜氣盈門，歡聲透戶，珠市繡幕低。攔門接次，只好念斷詩。紅光射銀台畫燭，氤氳香噴金猊。料此會，前生姻眷，今日會佳期。喜得過門後，夫榮婦貴，永效於飛。生五男二女，七子永相隨。衣紫腰金，加官轉職，門戶光輝。從今後喜氣成雙盡老，福祿永齊眉。

念畢：「請新人腳下慢，請行。」時辰將傍，不見下轎，司公又念詩賦曰：

瑞氣氤氳，祥雲繚繞，笙歌一派聲齊。門闌喜慶，彷彿墜雲霓。畫燭花隨紐影，沉檀滿熱金猊。香風度，迎仙客唱，迎仙客樂遏雲低。喜得過門後，夫榮妻顯，永效於飛。男才過子建，女貌賽西施。壽比南山，福如東海，佳期。從今後，兒孫昌盛，個個赴丹墀。

司公念畢詩賦，再請新人下轎。三回五次，不見蓮女下轎。司公怕剝過時辰，便叫張待詔媽媽自向前請新人下轎。

媽媽見說，走到轎子邊，隔著簾子低叫：「我兒！時辰正了，可下轎下來！」說罷，裡面也不應。媽媽見不應，忍不住用手揭起簾子，叫兒聲「我兒」，又不應。看蓮女鼻中流下兩管玉箸來，遂揭了銷金蓋頭，用手一搖，見蓮女端然坐化而死。只見懷中揣著一幅紙，媽媽拿了放聲大哭，把將去眾人看，上面有四句《辭世頌》曰：我本林泉物外人，偶將兩腳踏紅塵。

明公若肯興慈造，便是當年身外身。

當日，眾人都驚呆了，道：「不曾見！不曾見！真個難得！」李押錄夫妻也沒做理會處，小官人也驚呆了，道：「只是我沒福！」張待詔：「只得抬到我家，買口棺材斷送他，也不枉了我家出個善知識。」李押錄道：「使不得！既嫁了我家，『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』，如何又打回去？我自斷送。」兩邊嘔氣了，只見街坊立滿人，都來看，有來禮拜的，也有合掌的。正如此之間，只見一簇人，圍著一乘四人轎子，那和尚分開人眾，高聲，在一柄青涼傘下，扛著轎子，叫道：「你兩家不要慌！也不要爭！斷送這娘子，也不是你兩家人，正是老僧徒弟。我僧房中有龕子，扛一個來盛了，看老僧與他下火，點化這女子，去好處安身。」說罷，眾皆道：「好！不是這佛來，如何計結。」張待詔夫妻二人磕頭禮拜道：「我師，望乞指我女兒到好處去！」說罷，惠光禪師急令從人回寺，抬了龕子至李押錄門首，扶蓮女入龕子，扛去能仁寺法堂內停了。做了三日功果。至第五日，扛去本寺後化人場。

當時張李二家都來做齋，拜了長老。長老討條凳子立了，打個圓象與蓮女下火，念《下火文》，曰：

「可惜當年二八春，不沾風雨共微塵。如何兩腳番身去，虛作閻浮一世人？如今花已謝，移根別處新。百骨頭上生火燄，九重台上現金身。曹娥十四投江，名傳天下；龍女八歲成佛，聲動十方。這兩個女子，風流怎比蓮女俏，惜未嫁早死，已知色是空。可惜未成花燭洞房，且免得兒啼女哭。咄！一段祥雲成兩足，逍遙直到梵王宮。」

惠光長老念罷，須臾，火著化了，把骨殖送在寺中。

張待詔夫妻二人亦然棄俗出家。不過三年，夫妻二人成雙坐化而去。善有善報，蓮女即是無眼婆婆後身，子母一門，俱得成其正果。作善的俱以成佛，奉勸世人：看經念佛不虧人。